

ZHENZHENG
DE
REN



波列伏依 著

少年版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真正的人



第一部

1

飞行员阿历克赛·密里席叶夫陷入了左右受夹攻的形势。这是空战中所能碰到的最尴尬的情形。他所有的弹药都射完了,实际上是手无寸铁,受到四架德国飞机的包围。他们既不让他逃脱,又不让他离开航线,却领着他飞往他们的飞机场。

这一切情形是这样发生的:一组驱逐机在密里席叶夫中尉指挥之下飞出去护送空袭敌人机场的轰炸机。勇敢的突击进行得很顺利。轰炸机差不多是在松树顶上滑过,偷偷地笔直向飞机场飞去,飞机场上有巨大的“容克”运输机一排一排地停着。轰炸机神出鬼没地从齿状的、暗蓝色的树林后面出现了,在“驮马”笨重的躯体上疾飞而过,用大炮和机关枪里的铅和钢浇洒它们,扔下长尾巴的炸弹。密里席叶夫和自己四架飞机保护着袭击地点的上空,从上面清楚地看见,许多黑色的人形怎样在飞机场地上仓惶地奔走,运输机怎样开始周转不灵地在平坦的雪地上四散,轰炸机怎样一次又一次地飞下来,神志清醒了的“容克”机的驾驶员怎样在炮火下开始向跑道起点



滑走，将飞机升入空中。

阿历克赛在这里可失策了。他本来是应该严密防卫着突击区域的上空的，可是他竟被唾手可得的捕获物迷惑了。他将飞机直降下去，像流星似的突扑一只刚刚离开地面的笨重迟缓的“驮马”，开枪射击它的四方形的身体。飞机场另一边又有一架“容克”机腾入空中，阿历克赛追赶着它。他袭击，可又没击中，他重又追上了他的牺牲品，激愤地放了一长列大炮，射进它的身体里，一直到森林那边的一个地方才将它击落，阿历克赛干掉了“容克”机，在森林上面有黑柱升起的地方胜利地盘绕了两圈，才驾机飞回德军的飞机场。

可是要飞到那边去已经不行了。他看见他一组的三架驱逐机在跟十架“密瑟尔”机作战，这些飞机大概是由德国飞机场的统帅部召来击退轰炸机的。飞行员们勇敢地朝数目上整整超过他们三倍的德国人扑过去，努力要引诱敌人离开轰炸机。

阿历克赛为自己被唾手可得的捕获物所迷惑而感到惭愧。他给自己选了一个敌人，咬紧了牙，投入战斗，他的目标是离其他的飞机稍远的一架“容克”机。阿历克赛从侧面向敌人冲过去。瞄准器的网状十字架上可以清晰地看见敌机灰色的身体了，当他扣动扳机时敌机却安然滑了过去。击不中是不会的，目标很近，又是看得罕有地清楚。“弹药！”阿历克赛猜中了，他立刻觉得像背上浇了冷水。弹药盒空了，他追赶那些“驮马”时，将全部弹药扫射完了。那个德国人发现了这飞机没有武装，便向他的同事发出命令。四架“密瑟尔”机退出战斗，从两侧包围了阿历克赛，又上下挤压；他们用在淡蓝而



清澈的天空中看得很清晰的弹道向他指示飞行路线,使他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几天前阿历克赛听说德国“黎赫特高奋”飞行师团从西部飞到这里,到旧俄罗斯的区域里来了。它里面的人员全都是法西斯帝国最优秀的飞行家,而且直辖于戈林本人。阿历克赛明白他是落入了这些空中豺狼的爪牙中,而且他们显然是想把他领往他们的机场去,逼他降落,然后活捉他。

但是要避开他又避不了。他只要稍微有一点飞离他们指示的航线,德国人就用机关枪的排射遮阻他的道路。

密里席叶夫咬紧牙齿,开足速度,使飞机垂直了,打算溜到下面,飞到将他向地面逼压的德国人底下。可是那德国人及时地扳了扳机。

被射伤了!阿历克赛弯进了一片浑浊的白云里,使尾随者迷失了踪迹。可是往下怎么办呢?发动机坏在什么地方?飞机能在空中维持多久?油箱不会爆炸吗?他感觉自己是坐在一个炸药的火棉球上,有一团火焰已经沿着导火线朝火棉球窜过来。他将飞机开往返回的航程上,往自己人那里去,万一有什么不幸,能由亲人的手埋葬也好。

发动机突然停了。飞机好像从峭峰上滑下来,迅速地往下冲。飞机底下一片无边无际的森林,像海,“到底不是俘虏!”当近处的树木在机翼下掠过的时候,飞行员这样想了。森林像野兽向他跃过来,他以本能的动作关上了电源。

飞机擦过松树顶。这减轻了撞击的猛势。折断了几棵树之后,飞机四分五裂了,阿历克赛被投到空中,又跌在一株阔肩的百年老枞树上,他顺着树枝滑下来,跌到树底下的一个深



雪堆里。这一来救了他的性命。

他这样不能动弹、没有知觉地躺了多少时候，阿历克赛可不能回忆了。他感到一个高大、发烫、模糊的形象，开始朝他喷着有恶臭的热气。他试着要避开，但是他的身体好像是陷到了雪里。他猛冲了一下——突然他感到一阵冲入肺腑的寒气、面颊上冰冷的雪和脚上的剧痛。

“活着！”他的意识中掠过了这个念头。他听见身旁的冰层在不知谁人的脚下发出轧轧的脆裂声和一种粗粗的呼吸声。“德国人！”他立刻猜着了，他压制着要睁眼和跳起来的冲动，防御着。“俘虏，意思说，到底还要做俘虏……怎么办呢？”

他想起他的手枪放在飞行服的插袋里。现在要拿它需要侧转身体。这样做要使敌人不觉察当然是不可能的。阿历克赛俯伏着。他的大腿触到了手枪的棱角。但是他僵卧着，或许敌人会把他当做死人而走开的。

德国人在旁边逡巡了一会，好像异样地叹了口气，重又走近密里席叶夫，弯下腰来。阿历克赛重又感觉他喉头恶臭的呼吸，现在他知道德国人也是单独的，这样就有逃生的可能：如果躺着窥伺他，找机会突然一跃而起，卡住他的喉咙……

阿历克赛姿势不变，慢慢地、非常迂缓地微微睁开一只眼睛，透过下垂的睫毛看见自己面前不是德国人，而是一个褐色的、毛茸茸的斑点。他把眼睛睁得大些，马上又紧紧地眯细了。一只巨大、瘦瘠的熊坐在他面前。



2

被战争的炮火从冬季的熊穴里掀出来的熊，是又饿又凶的，但是熊不吃死人。嗅了嗅僵卧的、发出扑鼻的汽油气味的身体，熊懒洋洋地走到草原上去，那里遍地躺着许许多多同样僵卧的、冰结在冰层里的人体，一阵呻吟的声音和沙沙的声音又使它回来。

现在它就坐在阿历克赛附近。令人苦恼的饥饿在它体内和对死人肉的憎恶交战，饥饿开始战胜。野兽叹息了一声，用掌将雪堆里的人翻过来，用脚爪扯碎飞行服的“鬼皮”。在这一瞬阿历克赛花了极大的气力压制了要睁开眼睛、推开这肮脏的压在他胸口的野兽的念头。他逼着自己用缓慢的、不可察觉的动作把手插进口袋，他摸到了手枪柄，小心翼翼，以免弄出声响，用大拇指扳着枪机，伸出已经武装的手。

野兽更用力地扯破了飞行服。隔着皮和棉花咬住身体。阿历克赛用最后的意志力克服了身上的疼痛，在野兽将他从雪堆里掘出来的那一刹那飞举起手枪，扳了扳机。

低沉的射击声轰然地响着。

一股浓血像光泽鲜艳的小川穿过熊的大牙中间，落在雪上。它嘶哑而恐怖地吼叫着倒在雪里，死了。

阿历克赛的紧张减退了。他重新感到脚上剧烈的、火辣辣的疼痛。他倒在雪上，昏了过去。



他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高悬着,透过针叶间的阳光以闪烁的光辉燃着了冰层。

“怎么,熊死了?”这是阿历克赛的第一个念头。

一只褐色的、毛发蓬乱的野兽尸体倒在近处的雪里。森林喧闹着,啄木鸟响亮地啄着树皮。几只灵敏的黄肚皮山雀在灌林中跳跃,啼声嘹亮。

“活着,活着,活着!”阿历克赛的头脑里重复着。他跳了起来;但是立刻开始呻吟了,在熊的尸体上坐下来。脚里的疼痛传遍了他的全身。脑袋里有一种嗡嗡的、沉重的声响,好像有几只石磨在里面转动。眼睛发痛,仿佛有人用手指在眼皮上挤压它。

“糟了。大约是在跌下来的时候,内部受伤了,脚也出了什么毛病。”阿历克赛想。

他支起身来,惊奇地环顾了这一片广阔的田野。大约在初冬,有一道防御线沿着森林穿过这块田野,一支红军在这道防线上曾拼死地战斗过。在遍体鳞伤的田野中,有几辆漆着梭子鱼鳞般的斑驳色的坦克在不同的地方冻在雪里。在不深的小壑壕旁边,坦克附近和森林边上——红军战士和德国兵的尸体依旧狼藉遍地。他们仍以被严寒牢牢钉住的那种姿势躺着,就像几个月前,死神在战斗中捕捉住他们的那个时候一样。

一切都在向阿历克赛诉说着这里战斗的残酷和激烈。在不远处,一株被炮弹削去头顶的粗大松树旁边,就有几个头盖粉碎、面容破烂的德国人横七竖八地躺着。在中央,仰卧着一个高大、圆脸的少年,他只穿着衬衫,衣领被扯裂了,身旁放着



一把破碎的来福枪，枪上的刺刀折断，枪托上染着血迹。

再往前，在一株小枫树下，有一个皮肤淡黑的乌兹别克人也是仰卧在弹穴边上。他后面的枫树枝下面隐约现出一小堆整齐的、还没有消耗掉的手榴弹。他的手里还握着一颗手榴弹，仿佛在扔掷之前，他决意要瞥视一下天空，就这样凝冻了。

几只寒鸦在草原上迂缓地盘绕，它们突然使阿历克赛想起学校课本上印的一幅伟大俄罗斯艺术家的油画“伊高尔之役”，画面的气势雄浑阴郁。

否则现在我也要躺在那里！他想着，整个的身心重又充满了澎湃的生之感觉，开始考虑他要怎么办，往哪里去，如何到达他的先行部队。他推测他是落在离前线大约三十千米的地方，在德国前卫师团背后很远的黑森林里。他伴送轰炸机在附近的德军后方作短空袭的时候，曾经不止一次地飞过这片森林。在这片未开垦的密林中恐怕不会遇到德国人，他们通常总是被道路和住所吸引的。可是在这个地方，也别指望有人来援助，能不能行走呢……

他轻轻地站起来。脚里产生的剧痛自下往上刺透他的身体。他叫喊了一声，只好重新再坐下来。他企图脱下一只长统皮靴。皮靴脱不下来，每用一次猛劲就使他呻吟不止。阿历克赛咬紧了牙齿，眯着眼睛，用尽全身之力用双手拉下皮靴——人立刻失去了知觉。他苏醒过来后，小心地松开一条粗布绷腿。整个脚都肿了，淤集成一片密集的暗蓝的紫血斑。它发着烧，每个关节都作痛。阿历克赛将脚放在雪上，疼痛开始减轻了。他用同样拼命的猛劲，就像给自己拔牙一样，扯下了第二只长统皮靴。



两只脚一点用处也没有。显然是当飞机撞在松树顶上，把他从机舱里扔出来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把脚夹了一下，夹碎了趾骨和脚趾里的小骨。当然在普通情况下他根本就不会想用这只折断的、肿胀的脚站起来。但他是孤零零地在密林里，在敌人的后方，无论花多大代价也要离开这里。

他下了决心从地上跳起来，忍着疼，咬紧牙关，走了第一步。他站了一会，把另外一只脚从雪里拔出来，又走了一步。头脑里鸣响，森林和草原在晃动，漂浮。

阿历克赛感觉他是由于紧张和疼痛而发软了。他咬住嘴唇，继续行走，来到林中的道路上。在软绵绵的雪上走走还无所谓，可是一踏上道路上坚硬的铺着一层薄冰的地方，疼痛就变为那样不可忍耐，竟使他停了下来，连再走一步的决心也没有了。他在雪地上坐下来，重新用那样断然的猛劲扯下长靴，用牙齿和指甲将鞋背撕裂，使它们不致挤痛破碎的脚，又从头颈上除下一条安哥拉羊毛制的大围巾，将它撕成两半，裹了脚重新再穿上鞋子。

现在走路比较容易。然而走路——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不是走，是移动，小心翼翼地移动，用脚后跟踏下去，把脚抬得高高的，好像在沼泽里走路那样。因为疼痛和紧张的缘故，几分钟后，头渐渐眩晕了。他只得站着，闭上眼睛，背倚在树干上，或是坐在雪堆上休息，感到血管里剧烈的脉跳。

他这样移动了几个钟头。可是他回头看的时候，在林中划线的尽头仍旧可以看见被照亮的道路转弯处。乌兹别克人的尸体在道旁的雪地上像一个黑色的小点可以区别出来。这使阿历克赛非常烦恼。他想快些走。他从雪堆上站起来，咬



了咬牙,又往前走。在荒凉的林中道路的白雪上,一条弯弯曲曲的、不清晰的、像是受伤的野兽留下的足迹,跟在他后面延伸着。

3

他这样移动到晚,林中暮色渐浓的时候,道旁长着繁茂杜松的低地在阿历克赛眼前展开了一幅画面。一看见这幅画,他的头发在飞行帽底下耸立了。

在草原那边进行战斗的时候,低地上的杜松丛簇中大约驻有一连救护兵。救护兵将伤兵抬到这里来,立刻将他们安放在针叶制的枕头上。他们现在就这样一排一排地躺在灌木的阴影下,半截被雪埋了,一眼看上去就可以明白他们并非因伤致死。有人敏捷地挥刀切断了他们的喉咙,所以他们都以同样姿势躺着,头甩得远远的,好像努力要窥视他们背后在做什么。可怖画面的秘密马上阐明了。松树底下,在一具被雪掩埋的红军尸体旁边,有一个看护,将他的头捧在自己的膝上,齐腰埋在雪里坐着。这是一个娇小、弱不禁风的看护,戴着风帽,下巴下面用丝带缚住。她的肩胛骨中间突出刀光闪闪的刀柄,旁边有一个穿 SS 队军服的德国人和一个头上裹着染血纱布的红军战士,互相死命地卡住喉咙,凝固了。阿历克赛立刻明白这个黑衣人是用他的刀杀死了伤兵、刺死了看护,可是立刻被他没有杀得死的人抓住了,后者用他即将熄灭的



生命的全部力量将敌人掐死。

大惊失色的密里席叶夫站了一会，然后跛行到看护面前，拔出她身体的短剑。这是一柄 SS 队佩刀，制成德国古代宝剑的形式，带着红木柄，柄上嵌着银制的 SS 队的符号。阿历克赛从 SS 队员身上除下革制的刀鞘。在路途中刀是不可缺的。后来他从雪底下掘出了发硬的、冻结的防雨披肩，用它着意地遮住看护的尸体，又在上面积了几枝小松枝……在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天黑了。

阿历克赛生长在伏尔加流域草原中间的卡梅欣，是城里人，对于森林的事情是门外汉，他既没有及早关心到夜宿，也没有关心到篝火。他突然被一片漆黑包围了，折断的、累得要命的脚里又感到不可忍受的疼痛，他没有力量再去寻找燃料，便钻到一座小松林的浓密的树丛里。他坐在树底下，浑身缩作一团，脸藏在用手环抱的膝头里，用自己的呼吸取暖，像石头人似的睡了。

然而当晨曦微露的时候，他立刻醒了。脚痛得更剧烈了。他怀着恐怖的心情想到必须要站起来。于是他像昨天脱长统靴那样断然地猛地一跳站起来了。光阴是宝贵的。

在阿历克赛所遭遇的一切痛苦上面，又添上了饥饿。早在昨天他用防雨披肩遮盖女看护尸体时，他发觉她旁边有一个画着红十字的橡皮袋，被咬了一个小洞，旁边的雪地上有些碎片。昨天阿历克赛几乎没去注意它。今天他拾起皮袋。里面有几个绷带包、一大听罐头食品、一束什么人的信件、一面小镜子，镜子背面嵌着一个清瘦的老妇人的照片。看得出皮袋里曾经有过面包或是干面包，不过已经有飞鸟或是



野兽干掉了这些食物。阿历克赛将罐头食品和绷带分放在飞行服的衣袋里,自言自语地说:“谢谢,亲爱的!”他理了理被风从少女腿上刮下来的防雨披肩,慢慢地缓步往东去。在树枝的网后面,东方已燃起了橙黄的火焰。他现在有一听一千克的罐头食物,他决定一昼夜吃一次,在中午的时候吃。

4

昨天阿历克赛为了缩短路程,给自己定了一些眼睛看得见的方位:一棵松树啊,树桩啊,路上的凹坑啊——而且赶快往它们那里去。现在他将这一切翻译成数字的语言,改做步数。他决定在两个休息地点中间走一千步,那就是五百米,每次看表休息,不超过五分钟。那么结果从日出到日落,纵然艰难,也可以走出十千米。但是第一个一千步对他是多么困难!他打算将注意力转移到计数上,可以减轻疼痛,可是走了五百步,渐渐搅乱了,胡乱记着数,除掉火辣辣的、抽动的疼痛外,其他无论什么事也不能想了。不过他终于走完了这一千步。他已经没有气力坐一会,他仆卧在雪上,开始贪婪地舔着冰层。他将额头和太阳穴紧贴在冰层上,体验到一种由于冰寒彻骨的接触而产生的不可名状的最高的幸福。

后来他震颤了一下,看了看表。秒针滴答地敲着五分钟的最最后一瞬,他立刻一跃而起,呻吟着再往前移动。

近中午时,他一共完成了这样四段路程。他就这样坐在



路当中的雪地上，实在没有气力走到一株大白桦树的树干那里。这株树差不多只倒在一臂之遥的地方。他坐了半天，垂着肩，什么也不想，不视不闻，连饥饿也不觉得。

他叹了口气，将几团雪扔到嘴里，一面克服着使身体动弹不得的麻痹，从口袋里掏出生锈的罐头，用刻着德文题字的剑打开了它。他将一块凝冻的脂油放进嘴里，想咽下去，但是脂油溶化了，他嘴里感到了它的滋味，忽然竟觉得那样的饥饿，以至于他好不容易逼着自己离开罐头，开始吃雪，只是为了要吞下一点什么东西去。

在重新上路之前，他从杜松上切下几根小棒。他撑着棒，但是行走越来越艰难了。

在苍郁的森林中行走的第三天，阿历克赛还是没有看见一点人迹，也熟悉了意外的事件。

太阳一出来他就醒了，由于寒冷而战栗着。他在飞行服的口袋里找到一个打火机，是机械师尤拉用来福枪筒做了送给他做纪念的。他不知怎的把它忘记得干干净净。他从树上折了一些小枯枝，上面盖了针叶，燃着了。黄色的小火舌从暗色的烟下冲出来。

篝火发出爆裂的声响，播散着干燥有益的热气。阿历克赛觉得怪舒服的，他拉开飞行服的拉链，从衬衫口袋里摸出几封磨损的信，从一封信里抽出一张纤瘦的少女的照片，她穿着鲜艳的花衣裳，盘着腿坐在草地上。他对她凝视好久，后来重新经心地将它裹在玻璃纸里，再藏入衣袋。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一切都会好的，”他既不是对着这位少女，也不是对着自己说，又沉思地重复了一句：“没有关



系……”

他用现在已经习惯了的动作拉掉脚上的皮靴，把一块块的围巾卷起来，仔细观察了脚。它们肿得更大了，脚趾向不同的方向突出来，好像脚是橡皮的，里面都吹了气。它的颜色比昨天更为发黑。

阿历克赛跟熄灭的篝火告别的时候，叹了一口气，又重新在路上慢慢走。他咬着嘴唇，常常几乎要失去知觉。他蓦地在听惯了的林中的声响里，听见了遥远的发动机的声音。起初他以为自己是疲倦得精神恍惚了，可是发动机的呜呜声越来越响，一会是最快速度的响声，一会静止下来。显然那是德国人，他们也顺着那条路走。阿历克赛觉得他心里立时发冷了。

恐怖将力量赋予阿历克赛。他忘掉疲倦、脚痛，从路上转了弯，走进密林，倒在雪上，从路上很难发觉他。

响声逼近了。阿历克赛想到在道路的雪上可以清楚地看得出他的孤独的足印。但是汽车的发动机就在十分近的地方呜呜地响着，要走也嫌晚了。阿历克赛更紧地挤到雪里。起初在树枝中闪过一辆涂石灰的装甲车。它颠动着，齿轮吱嘎响着，走进阿历克赛的足迹折进森林的那地方。阿历克赛屏住了呼吸。装甲车没有停下来。装甲车后面有一辆小小的敞篷吉普车。有一个戴高顶军帽的人，鼻子钻在褐色的皮领里，坐在司机旁边，后面有几个穿灰绿色大氅和戴兜形帽的自动枪手坐在高凳上摇晃着。后面又有一辆吉普车，不过是大的，车上一排排地大约坐了十五个德国人。

阿历克赛紧贴到雪里。汽车那样地逼近，以至有一阵汽



油的恶臭喷到他脸上。他身的汗毛竖起来了，筋肉团成一个个坚硬的球块。汽车过去了。

等到一切都静止了的时候，阿历克赛走到路上，路上清晰地印着齿轮的梯状痕迹。他便沿着这些痕迹继续他的路程。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一切都会好的！”阿历克赛鼓励着自己，仍旧一步、一步、一步地走着，努力不去注意他的脚是越来越疼得厉害和他本人是显著地衰弱下去。无论是他艰难地咽下去的小块的枞树嫩皮，无论是微苦的白桦嫩芽，无论是柔软而有黏性的嫩菩提树皮都已经欺骗不了胃部。

到薄暮时候，他仅仅走了五段路程。他将针叶和枯枝铺在倒在地上的一段巨大的、半腐烂的白桦树身上，生了一团极大的篝火过夜。他伸直身子在雪地上睡着了。不过疲劳的身体在休息的时候，已经习惯了野兽动静的小心的耳朵，仍旧捉住每一种声响。黎明时，在笼罩在静止的大地上的白茫茫的浓雾中，阿历克赛觉得在松树舞动的响声后面，在沙沙的落雪声里，他听到了遥远的战斗声、爆炸声、机关枪的排射声、来福枪的射击声。

“难道是前线了？这么快？”

5

但是当晨风扫散了浓雾的时候，阿历克赛无论如何倾听，也不能捕捉到战斗的响声——听不见射击声，连大炮轰轰的



声音都听不见。

阿历克赛决定在早上吃掉罐头里可怜的残食——几根覆盖着芬芳的脂油的肉丝，因为他觉得如果不吃他便站不起来了。他精确地用手指刮了罐头，又将罐头里装满了雪放在微燃的木炭上；然后喜悦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喝完了这微带一点肉味的热水。他决定用罐头煮茶，就将它塞在袋里。喝热茶！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发现，当阿历克赛重新上路的时候，他的精神稍稍振作起来。

脚陷在软绵绵的、还没有发硬的雪里，他共计走了将近一千五百步，可是已经累得不用意志控制就不能做每一个新的动作，他摇晃着，不断地跌倒，在雪堆顶上僵卧一会，然后站起来再走几步。他熬不住地要想睡觉，渴望着躺下去。他停了下来，麻痹了，身体东摇西晃，最后他感觉，再也不行了，没有一种力量能使他移动，他如果现在坐下来，就再也站不起来。他怅惘地环视四周。旁边，在路侧有一棵蓬蓬松松的嫩松。他用最后的努力向它走去，倒在树上，下巴落在它的桠杈里。压在伤脚上的重量稍微减轻了，人觉得舒服些。他躺在有弹性的树枝上，享受清福。他希望躺得更舒服些，便将下巴搁在松树的桠杈上，把脚一只一只地拉出来，它们不载身体的重量，很容易地脱离了雪堆。就在这个时候，阿历克赛的脑海里重又闪过一个念头。

是了，是了！岂不是可以就把这棵小树折断，用它做成一根上面有角的手杖，将手杖向前移，将下巴搁在角上，把身体的重量转移到它上面，然后再移动脚。嫌慢吗？不错，慢固然是慢，然而不会那样吃力。



他立刻跪下来，用剑砍断小树，用手帕和绷带裹了树角，马上试试上路。他将手杖移到前面，把下巴和手搁在它上面，走了一步、两步，重新移了手杖，重新搁着，重新又走一步、两步。他一边走，一边计算步数，给自己规定新的距离。

他这样又在雪路上慢慢地走了两天。脚已经僵硬了，毫无感觉，可是每走一步周身都痛彻肺腑。饥饿停止磨难。腹部的痉挛和肠的绞痛转为固定的钝痛，仿佛空空的胃部硬化了，不灵活地颠倒过来，压榨了五脏六腑。

阿历克赛拿他在休息时用剑剥下的嫩松树皮、白桦和菩提的嫩芽还有软软的绿苔果腹。他把绿苔从雪底下掘出来，夜宿时放在开水里烧煮。热水使周身温暖，甚至产生了饱食的幻觉，好像整个身心都放松了，他也不觉得道路是那样地漫无尽头和可怕。

在他远行的第七个昼夜，阿历克赛知道了那天夜里，遥远的战斗声是从什么地方传入他的耳鼓。

林中的道路在这里猛向左折，他就在转弯的地方停下来愣住了。在道路特别狭窄、两面被密密的小树林紧挤的那个地方，他看见越过了他的德国汽车，两株庞大无比的老松挡住了它们的去路，那辆装甲车的冷却器冲到了树上，就停在这两株树旁边。装甲车旁边横着三具尸体——它的人员，穿着黑色的、油光光的短上衣，戴着丝质的兜形帽。

两辆也被烧毁了的吉普，跟装甲车头对头，停在表面融化的雪地上。周围遍地狼藉地躺着德国兵的尸体，从他们脸上可以看出，兵士在惊骇中四处逃窜，甚至没明白到底出了什么事。一棵树上缚着一个穿军服、不过没穿长裤的军官尸体，他